

在台北市的青年公園，客家老人家每天在這裡唱歌交朋友，在山歌樂聲響起來的時候，來自原鄉的族群情感又將老人們拉回年少的記憶。都市客家人用唱山歌來表現自己的客家身份，他們是如何進入台北市的？除此之外城市還提供了什麼資源來延續這份鄉情？台北的客家人對自己語言文化的傳承又做了那些努力？

這些都是本次要探討的問題。

一般人認為在台北市差不多有四十萬的客家人，他們平日生活在都市的各個角落，像你和我一樣爲了生活一直都很忙碌。

一 早期台北的客家移民與分布狀態

在印象中台北盆地最早的開發似乎很少看見客家人的腳跡，但是根據歷史學者的研究發現，最慢在十七世紀末就有客家人進入台北盆地，進行開墾。相關的資料在台北廖氏家族的族譜中也有詳細的記錄。

「我祖先台北老客家，」雖然完全不會說客家話，廖守義先生，對自己客家的歷史卻瞭若指掌：「在一六九三年就是康熙三十二年，來台祖是帶著家眷從淡水就進入淡水河往新店溪到這裡，當時公館外面這裡新店溪旁邊，它這裡叫虎坑口港。從這裡上岸，然後就到當時叫拳山堡 萬盛莊，現在的萬盛街。

有一些人認為台北是泉州安溪人開發的，其實客家人更早，也佔了很重要的部分。」

二 日治末期到戰後初期的客家移民與分布

在台北盆地的開發史上，客家移民的腳步不曾停過。根據瞭解，在日本時代就有很多的客家人散居在台北市裡頭，根據剛光復不久就到台北教書的郭春霖先生敘述：「日本時代客家人居住的狀況是「點」而已 沒「面」，最近才有「面」；最近也是民國四十年、五十年，民國五十年以後我們鄉下人才陸陸續續地搬上來台北。搬上來台北的是鄉下沒田可耕的，就來做工、做木匠、做水泥。所以克難街是客家人集中居住的地方。」

除了克難街之外，另外一個台北市以客家人集中地區而聞名的是通化街。

「通化街是第二階段客家人居住的地方，」郭老繼續向我們說明：「鄉下來的人，大部分是自己的同鄉人集中在這地方，所以這通化街那一段時間差不多十分之八九都是客家人搬來住的。民國五十年那時客家人就集中在這裡很多了。」

客家人會集中在通化街也有他時代的背景，當時的通化街屬於市郊地價非常便宜，所以當時的高玉樹市長要拓寬羅斯福路，就把兩旁的拆遷戶集中

搬遷此處；但是當時此地排水設施與道路都不完備，常鬧水災，拆遷戶又陸續搬往他處，於是桃、竹、苗移民到台北的客家人大量的進入。

「因為羅斯福路遷建嘛！」從關西搬來的曾英忠回憶道：「當時這裡較鄉下，（羅斯福路那邊）一拆就搬到這裡了。那之後呢客家人就愈來愈多，剛來的時候，我們客家人來這裡：第一 做的行業啊！做水泥，西葯，西葯房；過來就是食品，賣菜這些。

這市場大部分客家人比較多，說客家話會通，『台北客家庄』可以這麼說。」

三 七〇年代之後的晚期客家移民

七〇年移民到台北的客家人，與之前四、五〇年代有相當大的差別，之前的移民我們還可以發覺有相當的群聚性，也就是來自鄉同的原鄉的移民會群聚在特定的移民區裡頭，但是自七〇年代以後，台灣進入了工業化的社會，工作機會大增，進入台北找工作的人也來自台灣各地；此時教育水準也提高了，於是許多知識青年更有能力選擇到台北市尋找新機。

當然這類型的客家移民與其他族群就沒有很大的差異，其分布地區也是在台北市各個角落都有，工作也涵蓋在各職業領域。

四 客家運動與台北市的客家人

都市提供新型態的經濟生活，使得客家人能夠在這裡落腳生根；都市的教育環境同時也滋養著客家的後生，給他們養份也給他們衝擊。一九八零年代台灣社會的環境改變很快，台北客家人也在這個歷史性的時節來重新思考族群問題。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廿八日台北街頭『還我母語』運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的。當時參與此運動的客家風雲總編輯鍾春蘭小姐回憶當時的情況：

「客家運動的開始，是從『客家風雲』雜誌開始。客家風雲雜誌那個時候辦雜誌的這些人，大部分是在台北的藝文界、媒體界做過頭路的人。這些人可以說是客籍知識份子的階層，那時台灣的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整個台灣的社會就感受到解嚴以後社會力的解放，所以那時候客家的年輕人感受到我們客家的語言長期被政策壓制著，獨尊國語嘛！我們客家人其實在這個政治體制當中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所以當時大家就覺得說我們要來宣傳客家的權益；要來檢討政府的文化政策和語言政策。

當時也沒想到我們登高一呼，就這麼多人走出來了。在這次活動中來自台灣各地上萬的客家人一起走上台北街頭，提出『還我母語』和『開放客語電視節目』兩大要求。使得政府開始重視客家的族群政策。」

五 目前台北市客家人的情形

「但是後來也多元化了，」楊長鎮則長期關注客家運動之後台灣客家社會的變化：「各地客家的社團也愈來愈積極，各縣市政府也開始感受到客家人的聲音。於是就來弄這個客家的藝文中心、客家的文物館、博物館、文化園區等，種種對客家文化的思考、追求、就愈來愈普遍，這可以說是當時客家人走上街頭以後所帶來的一個影響。」

隨著客家意識的提升，台北市的客家藝文活動也有所發展。大約在「還我母語」運動同一時期，台北市第一個山歌班也正式成立，開始有組織地從事客家民謠的推廣工作。胡泉雄老師是台北推廣客家名謠的眾多功臣之一：「現在台北的山歌班，我聽說加起來有二、三十個班。不祇客家人連福佬人也來投入來參加，我覺得很好。」

來自楊梅的彭碧娥以過來人分享參加山歌班的經驗：「台北人哪！大家參加山歌班以後，大家就覺得很有趣；然後你來我往，就這樣在台北就不會想回去鄉下。就這樣唱唱唱到現在，整十年來了。」

唱山歌以後大家就較認識了，哦！你有唱山歌，你是客家人！他也知道你是客家人，本來不敢說客家話，這些人啊！現在大家就知道要說客家話了。」

都市中的客家人漸漸地出現以後，與原鄉的感情就更密切了。所以每年到了農曆七月廿號的義民節，他們也將義民節的祭典搬到都市的舞台上。

「義民節的祭典用宗教為中心，來為這些人的信仰集中。好在有這個義民廟祭典，台北市客家人的信仰中心比較有確立起來。」郭春霖也提出中肯的看法。

義民祭是以動態的客家文化節的形式呈現，另外台北市政府在陳水扁當市長的時代，也完成了客家藝文中心與客家文化會館的硬體建設；以及成立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等，致力於客家文化的推廣與傳承。到了馬英九當市長更積極擴建客家文化會館北區分館與推動台北市客家事務委員會的成立。

六 來自廣東的台北客家

於民國三十八年跟隨國民黨政府來台灣的溫懷麟先生，原鄉廣東梅縣，自軍中退伍以後也投入相當多的心力於客家文化的推廣與研究，他則呼籲：「客家人要團結客家人，客家人要服務客家人，客家人要團結發展共謀發展客家人的事業。台灣的客家人心量要放大，因為我是有所感於你剛才說的『你外省客家人』，他在台灣的時間比你說話的人年紀更大，在台灣待得更久。所謂吃台灣的水，吃台灣的米還吃得更多，跑的路跑得更多。」

有人說『你是梅縣人叫做客家人，但也有人說你是外省人啊！』我認為客家人要以語言來定老鄉，所以在台灣的「還我母語」運動，我也跟著在後面跑，人家都不認識我。反正當時我還在當兵，衣服一脫，穿著便衣就跟著跑，很有意思啊！憑什麼？客家人！客家人要團結，要發揚客家文化、客家精神，這是與生俱來的責任。」

七 結語

不一樣的人、不同樣的土地背景，共同組成台北市客家人的印像，都市客家人在強化內部團結來共謀發展的同時，不可以沒想到客家的年輕人，因為年輕人的力量正是族群希望的所在。

彭欽清老師在政大任教時常與客籍學生接觸，因此相當了解年輕人的需要與想法：

「其實很多年輕人想走出來，問題是很多年輕人他走出來的時候會感覺到與我想的不一樣。因為我們每次以大人的觀點來看事情，年輕人會感覺到與我想的不一樣，我覺得我們大人要讓空間給年輕人進來做，同時要多鼓勵。我也感覺到年輕人也要走出來，因為以將來的社會來說：你要是與人什麼都一樣你就沒什麼了不起；除了你的專業以外，除了當時這個社會需要的各種條件以外，『客家』是你的特色。

最起碼我們客家的語言，對客家文化的瞭解，你就會與人不一樣。」

給年輕人機會從事客家工作，也就是給客家人自己一個機會。但是要如何來創造環境，給新生代自然地學習母語和文化？也是我們必須要共同面對的問題。曾任國小校長的葉春梅老師現在正致力於客家母語的教學，對於客家話在國小消失的快速深感憂慮：

「母語 母語 媽媽的話，媽媽的話就是家裡媽媽與小孩溝通講的話。所以你本身是客家人，你想要小孩會說客家話，你在家裡就要找機會和他講。

我以前是在古亭國小當校長，推展鄉土教學 母語教學，走過四個學校，四個學校都難得聽到有小孩會說，一間有一個或兩個會說，他們都沒機會說。九十年以後就有一節固定，一定要選一種：原住民，不然就福佬，不然就我們的客家話。它固定一節，這就是一個希望。」

置身於都會區的客家人，不但遠離滋養的故鄉，使得下一代的語言與文化流失的特別快速。因此對於如何保留客家的語言與文化經常會有更強烈的想法與做法。